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農新[illegible]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四　秦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章詹狗品第二十二

尒時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昔所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欝頭藍號伽耶舍多父名天蓋母字方聖而

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
手執寶鏡而就其毋於此寤覺身軀
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
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
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
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
勝彼心常閑靜亦不多語處于舍宅
亦不執恠尒時僧伽難提告大衆曰

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衆至摩提國於法座上爲衆演說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倏其事已乃告大衆汝等諸人識此

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
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內而
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
風又告衆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
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
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
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

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衆曰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枕于此山除此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

云此蹔歇坐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返問荅具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竒異欲令出家遇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羅漢壇而爲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偈而教囑敬而奉行尒時伽耶舍多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衆

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得一犬常於屋簷下卧縱蹔逐去還來本處如是卧此簷下經于十年不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并水所浸亦不離此卧於水中尒時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蹔去還返如

是打喝又經五年尒時婆羅門年始
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
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
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
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
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
因緣法今此猗者當何自然而處于此
梵志曰此猗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

非因緣之所感故尒時鳩摩羅多又
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
見眞金曰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
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
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衆食師說達
自然而爲我消釋尒時梵志告鳩摩
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赤眞
金躰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

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
然汝身蟻衆食我躰常自然尒時鳩
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
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
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揔說於自然何
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為我
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

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尒時伽耶
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衆曰見
此氣不大衆曰見師曰教說此氣者
大乗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
其事必圓氣如玉璫菩薩在傍今此
氣者猶如玉璫下有聖者不久出世
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
有菩薩現月氏國後而化道至于此

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今此氣者必
當是乎尒時伽耶舍多即下夲座與
諸大衆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
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
遠且俟從容須臾之閒有婆羅門年
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
報曰是佛弟子尒時婆羅門却歸夲
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衆

日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至宅所而扣其戶尒時婆羅門報曰此舍無人尊者問曰荅無者誰時婆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必是智人而可屈就時鳩摩羅多即開其門禮覲尊者請於舍內而踞其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

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犬常於檐下濕地而臥前後打趁輒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者爲說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者曰若我所說定其昔事與汝意通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

何以故爲有少業而憶猶中其父死時汝身不在父有黃金未付於汝金在簷下以瓮盛之可有千鋌汝若不信但掘於此汝収金後狗臥隨處不定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地未至五尺掘著其瓮瓮有黃金寶千餘鋌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

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
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
度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
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
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衆汝
身有蟻衆所知識而自湊泊當於彼
所而食汝祿尒時鳩摩羅多聞說二

事心即仗定即離居舍隨師敬奉而爲給侍尒時伽耶舍多深知宿命知此弟子道力當備而命聖衆而與出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時伽耶舍多告鳩摩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傳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

不能礙當生生不生尒時鳩摩羅多聞師說偈心生歡喜得法眼故當自安樂而受訓誨敬重頂戴尒時伽耶舍多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亦不至地雨下舍利衆拾供養隨收得處各塔廟而供養之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主成帝十四年戊申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二十三

尒時鳩摩羅多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昔於無量劫中曾生他化自在天上忽見菩薩身有瓔珞心生愛羡次憧他化而生梵天與一天仙說佛知見彼仙證果獲須陁洹承此力故而爲導師度諸天衆有一天女其皃

端正多修忍辱而至此會禮覲導師
時一座中人千二百俱瞻此女心起
愛樂罣彼導師墮於梵天而生此土
彼天女者亦生此土而姓梵志尒時導
師生婆羅門家其人財富多諸金銀
七珍等寶心長悋惜人所難得尒時
有一羅漢名曰海勝知彼導師昔之
因緣當墮於此羅漢曰我於先世曾

生梵天因得此師說佛知見今者當證道果我既得果須化此師而令出世作是念已即至婆羅門家見一童子名鳩摩羅多便問乞金汝若施我當獲解脫童子曰我年十五未至自由父雖不在待白其母童子白母母即聽施隨汝所與亦不留難是時童子施金一斤與彼羅漢羅漢記曰汝

從向去又經一十五年當遇菩薩出世而引入道化度無量盡獲聖果已授記畢羅漢又曰汝有小難而折大業不久解脫疾證菩提尒時羅漢言訖即去未至須臾其父歸舍子白前言猶未訖叫喚罵詈即取其杖決子一百從此決已父身病疾於夜分中

密自執器於其簷下而掘其坑可深一丈埋其瓮金近一千鋌恐子枉用而破家業從此埋已不令大小而知處所唯自側臥瞻望簷下從此病已直至于死却於本舍而作一猶唯臥簷下先問梵志而不能釋次遇伽耶舍多而悉往事前文已明不能再述尒時鳩摩羅多得付法已與諸大衆

游歷他國化導衆生行菩薩道植諸善本名稱諸土時北天竺有一大士而塗足油歷諸國界而遇尊者作禮圍繞却住一面而白其事我家有父母心常好供養亦求於佛道至樂禪寂者未知何因緣長疾而不効我有一隣舍心常行兇險煞害一切物不解求佛道亦不識供 養豈會禪寂者

如此行惡故常獲無病疾未知此二行惡者却善資善者却惡報伏願尊解說令我得見之尒時鳩摩羅多告大士曰佛云人生在世有三等業吾悉知之何等為三亦曰三世前生福業大而積功德厚當報於今身今身作諸罪惡業力微劣未及功德多且受

善業報不現其惡相從此一報中更
不作功德盡此一報畢當墮於惡道
一入無有出更不復人道又曰前世作
惡業其罪如丘山今世作少善猶未過
於彼其善力微薄且受諸惡故不現
其好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諸惡盡
此一報畢當獲諸善報於此善報時
更不作諸惡而不煞害故更不復惡

道永永生善利又曰前生修功德而致彊半功有少破和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快活心似得安樂忽降諸凶衰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此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彊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巳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

罪亦死先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
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
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
是今作惡而招此善報尒時大士聞
師說法心開意朗欲依師法如師出
家師曰汝有父母當在何國而須就
彼白言出家父母聽汝許可即來大

士曰我去本國難可得迴從此至舍三千餘里我請尊者彼國供養度我出家尊者曰我往彼土不足食須汝所致步應難得至大士曰我往不難亦是食須尊者曰汝有何法大士曰我在家時有一師兄名闍夜摩曾在彼國主一佛塔其塔中佛名俱那含於此塔前先有一樹樹生其子多不

越百其大如棗名末訶子此佛滅度生此一樹其子爲油將塗其足須臾之頃游三千里又欲住時將此樹葉隨身多少拭此油盡要住即住欲擬行又將塗足如是往法準如前事尊者曰汝有此油已非凡故共汝即同往彼國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通而往比天竺國如是神力至彼佛塔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尒時俱那含佛放白毫光照彼大衆盡獲阿羅漢果各有神力而自在故尒時大士辭父母竟而至師所志求出家時鳩摩羅多尊者即於塔前度闍夜多復命聖衆而爲受戒尒時鳩摩羅多度大士已用偈告曰此佛放

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衆當亦然尊者說此偈已乃告闍夜多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聽吾偈言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尊者說此偈已乃告衆曰今此偈者妙音如來見性之偈汝可禮重當

獲覺路時闍夜多深心敬重依師教詔頂戴奉持時鳩摩羅多付法已竟卽於座上以爪𠢐面各分兩向當此分處有大光明照諸大衆照大衆已寂然滅度諸衆感慟起塔供養時當此土王莽十八年壬午之歲入涅槃

第二十祖闍夜多章示終神力品第二十四

尒時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以兄

油故用塗其足至彼中印度禮覲鳩
摩羅多尊者問其業報善惡各異上
修福德便有凶衰而作諸惡咸昭善
瑞其此二者前文以録故不説焉時
鳩摩羅多而爲説曰大衆聞竟悉獲
聖位介時闍夜多聞師所説心意朗
然即欲出家隨師侍衛尊者曰汝父

母何處取辭父母父母聽許即來吾所為汝出家闍夜多曰我之父母去此三千我去即易來曰無由以尊力故共至彼時尊者我去三千未消食須汝去歸國非得易耶闍夜多曰我之有兄而入佛道於彼國中供養一塔塔中有佛名拘那含此佛滅時當於塔前而生一樹彼樹有子如其棗

大極結繫寶方得百顆將得此子以
充其油塗其足下須臾之頃行三千
里不将難矣尊者告曰汝有此油是
非凡者我今共汝同往彼國得覲佛
塔瞻禮圍繞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
力而至佛塔見其塔巳作禮瞻仰尒
時拘那含佛從其頂相放大光明照
燭一衆皆獲解脫闇夜多亦至彼所

而求出家白尊者曰父母聽我而依
尊者尒時鳩摩羅多便與度脫命諸
羅漢而與受戒師見度已而說偈言
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
脫諸衆當亦然尊者付法并說法偈
受其教囑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得
付法已心得自在行菩薩道宣正妙

法名徧諸國度衆無量佛授記云吾
滅度後九百年中至于北天復度一
衆次第二十名闍夜多佛記第二十
祖智慧超勝辯才無礙游歷國土靡
不周徧至一聚落名羅閱城彼城之
中多諸道衆而見尊者咸皆宗仰彼
諸衆等善解三藏甚深淵博辯惠聰
慜諸有來者無能敵彼是時衆中有

一頭陀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尒時尊者告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諸大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尊者告衆曰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尊者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懸遠心有所得不名道故衆曰師如何尊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禮亦

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
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尒
時頭陀聞說法已心生敬重即於座前
以偈讚曰稽首三昧尊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雖急而不
躁我今遇寶尊和南依師教尒時尊

者告大衆曰會吾語不大衆曰依教
奉行尊曰此頭陀者非是汝皆曾過
去劫常行不輕行至于今日吾所言者
爲彼求道者心如彼緊絃曰賛曰急
此絃急故其聲斷焉此聲緊故行者
絕美故吾不賛令彼寬慢無有所得
方始安樂此比天竺呼爲徧行頭陀此
羅閱城衆共號此徧行頭陀爲婆修

盤頭也是梵語矣尒時闍夜多尊者
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
心不動搖轉生恭敬意如大海又問婆
修盤頭曰汝生恭敬心不退轉有此逆
言當何不動尒時婆修盤頭白尊者
曰我昔前世第七刼中至行勤敬常樂
供養於一國土名常安樂我於彼所
心不懈怠常行教化見一智者名曰

月淨乃命我任而語我言汝當不久證斯陀含果宜應勤敬勿可犯也又語我言至修行者如彼昇天漸漸而上去地遙遠不可退墮若退墮者終有所損而不復上我昔世中年已八十復患腰脚不能自履以杖扶策隨其處所有一菩薩名大光明而處一寺居

止一房我就致敬已畢却歸本座尒
時月淨而來至彼當語我言前者見
汝不久證果今度一覩却在凡地苦
哉苦哉何因始此知汝其過輕父重子
婆修盤頭問月淨曰此非可懺不月
淨曰汝識罪不婆修盤頭曰我未省
犯月淨曰汝懺何罪婆修盤頭曰我
多忘失未省此罪月淨曰汝禮拜大

光菩薩不婆修盤頭曰我嘗禮拜汝省彼房門外有畫佛不婆修盤頭曰不見月淨曰汝倚其杖在其佛面為彼輕故不得斯陀含果當退八位汝須知之時婆修盤頭即至彼寺其壁上實有一佛為禮大光倚此杖故上憤於我而歸八位今見尊者所出言教無不信受縱有逆語如風度耳亦

不停滯願尊慈造有法教誨時闍夜多告婆修盤頭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受吾教已而聽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時婆修盤頭聞說法及其偈言心

生歡喜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付法巳竟即於座上巳首在下卓然倒立如婆羅樹枝舉衆共取欲擬闍維悉不能動又諸羅漢盡其神力欲擬取下亦不能動如須彌山不可傾覆尒時大衆同用神力有百千衆亦不能動時衆共集焚香白曰請師下本座我等欲闍維願師大慈故令我得舍利

繞稽衆首而共向前忽然自倒如五
大山崩地皆震動尒時大衆用巳香
薪而共闍維闍維旣畢收得舍利起
窣堵波共其供養時時瞻覲時當後
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戌之歲入
涅槃也
第二十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二十五
尒時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

舍佉父名光蓋母字嚴一家有財寶供給四方唯無其子光蓋曰我無子嗣當何求之嚴一曰於彼城北有一佛廟共至所求必應得之是時光蓋而共嚴一至彼塔所合掌禮敬散諸花香徧於佛上又致供養而細嚴飾咸共尊仰而啓其願曰我於世尊所

而欲乞一子願尊大慈故不違我等願是時願已却至本舍於一夜中夢見二珠一珠光明而能徹耀又一珠故亦有光明其光如電有無不定前一珠者光明照耀亦不歇滅食二珠已尋即夢覺身躰悦澤無諸苦惱懷至七日當有一僧名曰賢衆至於門首而問之曰我行四國土尋光至於

此汝彼是誰舍當生一賢子尒時光
蓋長者聞是語已即出逢迎彼師見
已心即歡喜尒時嚴一亦出禮拜賢
衆見禮不敢當次去禮佛自禮法身
福智尊者尒時光蓋作是思惟此僧
非聖當鄙凡者我是丈夫禮却不起
彼女人敬心即恐悚尒時光蓋却歸房
室取一寶珠奉上賢衆以試其心又

更作禮尒時賢衆端然不動亦不止
過受其寶已去汝好在令更作禮光
蓋致禮近將百拜旣見不止心自停
息猶不會意去我見尊者受我寶珠
心即歡喜復見尊者不受女人拜敬
心自恐悚不敢安座其事云何請爲
宣說賢衆曰汝不問我我即不說受

汝拜者汝是凡夫有少福德合遇於
我我受汝珠以用資福當生之中而
獲財利不令欠我受汝拜資得當生
和合眷屬不令返逆彼女人者身懷
菩薩是最上乘不久當世化度無量
三昧果中亦得最上而當十五即應
出家次遇毗婆訶薩而得受戒從此
去已常行苦行日食一中此國名曰

徧行頭陀亦曰婆修盤頭當度賢者
如我等輩約殑伽沙所以見者不敢
輕慢非貴女人而致於此光蓋曰善
哉大士而有他心於此三世悉能覩
見讚禮而已深生敬重自責輕慢至
悔前預而知其本又賢告曰汝有二
子一者上說更不再言其第二者名
曰　　　尼　　　尼者梵言也此曰野鵲此

子者於先世時世尊入定在於雪山彼子爲鵲泊於佛首又作一巢時來時去世尊成道彼鵲爲近佛故而獲此報世尊出世天龍八部游那提國彼國王者是此子也世尊至彼王即出迎瞻奉隨從請尊至殿而設供養欲問往事以何因緣我名翁尼介此

過去經多少歲而親智者願尊慈造
爲我解說尒時世尊告罽尼王曰汝
先世中曾作野鵲吾入定時汝於吾
頂置一鳥巢或來或去已經六載吾
已成佛汝作其王爲近我故而獲此
利於後五世悉名罽尼吾滅度後二
五百未當生羅閱城中毗舍佉家得
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處一胎而出于

世此娑修盤頭者是賢劫祖次二十
一其師之後當出弟子有大神力十
那羅延一切諸衆悉不能及以此力
故號大力尊尒時紹尼王聞佛所說
先世爲鵲心即驚悟以其瓔珞用嚴
一蓋共成奉上世尊伏賀先世願尊
慈造當爲領納尒時世尊作少神力
即用此蓋而覆其頂尊又告曰汝後

五世中爲遇此菩薩當獲大神力而
生忉利天尒時罽尼王聞佛說巳心
即歡喜合掌尊前以偈讚曰與聖同
處胎當於第五世爲遇婆修故而得
生忉利我昔爲野鵲在尊頂上止奉
此七寶蓋以荅先世耳尒時婆修盤
頭年當十五遇一尊者名曰光度而

與出家後逢毗婆訶薩而與受戒至行頭陀心不退轉縱遇諸境生滅不起猶若須彌八風共吹至無量劫悉不能動尒時闍夜多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敬重意如大海當付法偈而受教詔即往他土而行化之至那提國之南有其大象頻下損物人不敢敵自三

十年來其象不下一國人民皆得快活心不憂懼亦不損耗彼由何故凡不可知願遇聖者而爲我說彼城之衆咸悉安樂無有患故不作惡夢彼國有王名常自在有二太子一名摩訶羅二名摩拏羅此初太子年已四十其第二者年巳三十常得安樂不被諸境之所惑亂每至園觀心自念

言聖者合至何當晚乎尒時婆修盤頭至此國已大作佛事廣爲説法化諸道衆皆蒙獲益時彼王者忽聞此師即令使者而請供養尒時婆修盤頭至王宮殿王即禮敬心生瞻慕即命二子令致敬師用資福業王白師曰師在他國見彼人衆得似此不婆

修盤頭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爲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猶何善耶王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此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

國王剎利多滿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王今太子即當其事王曰其次者誰師曰吾亦預此王即致敬心生歡喜未至食須有一使者奏曰象兵百萬至于南面欲近城門漸漸而進王曰此事

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衆亦不
須刃令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
何用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
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可敵王即
命太子令至城南象兵漸至彊過百
萬尒時太子即舉右手拍其腹上而
喝一聲其那提國中所有宮殿及諸

舍屋悉皆振動象兵百萬悉在于地不復更起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子者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舁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記故勿令違犯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人度者尒時尊者婆修盤頭即就王宫命語聖

衆而與太子出家受戒尒時太子得
度脫已心生恭敬即於尊前以偈讚
曰爲摧百萬象鼓腹作神通一切諸
宮殿無不振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
度脫我稽首辭父母而出於愛火尒
時尊者即領太子摩拏比丘聚落行
化乃告王曰我爲此太子而至于那提
今巳得解脫宜令化導之尒時那提

國王常自在等與諸眷屬共送此子而至分首隨緣往所是時婆修盤頭在彼國中游行教化建勝法憧辯才無礙摧諸邪見而歸降伏隨彼化導百千萬衆悉得度脫而證聖果乃命弟子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
其中非今亦非古尒時摩拏羅聞說
法偈心即歡喜而生恭敬頂戴奉行
時婆修盤頭付法已竟即於座上高
半由旬其身在空亦不神變凝然而
住尒時大衆咸共合掌而啓告曰至尊
大慈故令我得舍利莫現是神變願

師歸本止時諸大衆作是語已颯然從空却還本座便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廿二祖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廿六

尒時摩拏羅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利帝亦名大力尊有云摩奴羅者此非理也昔在國時身爲太子父名多滿

亦名常自在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亦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佛已授記其實如之尒時婆修盤頭者得五神通及八解脫隨

彼國王而行化之以大福力多所饒益次至一國土名曰那提彼國剎利王而生二太子其次第二者而有大威力彼國多象衆而頻侵聚落自生太子來其象並不國土無裹惱以經三十年尊者婆修至化導無量衆受王請供養到彼宮殿已命出二太子令禮婆修尊欲求於福報尒時大王問尊

者曰師在他土見彼人衆得似此不尒時
婆修盤頭對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爲
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
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
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
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由
何善耶師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二
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第

一者是吾第二者太子此國無患得
三十年今此太子亦年三十此事現
在非無信耶師曰此太子者身有大
力能摧諸魔心有智力能伏生死王
曰如何得知師曰不久之須當有一信
從南而來以此事故而顯太子師與
王語言猶未畢忽見一人而至殿前

奏曰今此城南有百萬象兵而入國
界王聞此事心生憂惱以何兵衆而
戰得勝尊者曰今此事者而亦易爲
王有太子其力難比令此太子而敵得
之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
用軍衆亦不須刃惟此太子輕喝一
聲悉不能動何懷憂慮王曰得不師
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

不怯弱王曰令命太子戰彼象兵尒
時太子奉王勅詔命戰象兵即至城
南端然而立其象兵衆漸漸而進尒
時太子即已右手拍其腹上此象衆
等悉皆崩倒更不復起試喝一聲六
返振動父王見已深自歎訝此子出
世非我等輩佛已授記云生彼國因
師證故而得知之又曰我有二子其

敢異若紹我位必應勝之師曰此子在舍非登此位若作王者爲銀輪王王三天下非此小國而及用之又曰若出家時定作法祖而繼於我化導九衆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太子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爲大沙門而有

其力舁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語故勿令違負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能度者尒時尊者即詣王舍而與出家又命聖衆并受具戒尒時摩拏羅得度脱已心生歡喜瞻仰尊顔目不蹔捨尒時婆修盤頭即領摩拏羅欲化道衆故辭王曰我欲化導衆隨所諸聚落

願捨摩拏羅而隨於我去王曰師與
出家竟即是師弟子非我等拘束聽
從隨師化度尒時婆修盤頭當行化
時度諸有衆而滿三萬得聖果者近
自五千而化度已告摩拏羅曰如來
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于我我持此法付囑於汝汝可流布
無令斷絶并傳法偈具在前文而不

再說婆修示化終于本緣尒時摩拏
羅得付法已心得自在隨化他土拔
諸有衆而爲說法次第游行至于一
國名西印度彼國國王於宮苑中常
自行道名曰得度姓于瞿曇手執金
蓮如供養佛於苑空地并自閑靜唯
置一爐常焚寶香而呪願曰願我遇

聖而得了知前後際中一切諸境王
發願已而又行道如是行道經于七
年當於行處而現一塔亦不高廣至
甚低小從座至頂一尺四寸其色青
黑四面有相各自而異前一面者有
尸毗王割股救鴿又左一面者有其
薩埵投于險崖復右面上有月光王
而捨寶首當後一面有慈力王剜身

千燈尒時大王行道已竟忽見一塔至是低小極而高廣未過二尺以手欲捧都不能動又令淨者而有二人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又命五人依前所舉亦不能動尒時大王既見如此廣命多衆可滿一百悉有其力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尒時大王當自念言此塔至小亦不連地何故多衆悉不

能動王就塔所而致供養焚香散花徧滿其處即命國內諸有智者咸共詳察尒時摩拏羅尊者在此會中亦不先說讓諸智者而為其首一會大衆而有五百王致供養而設衆僧彼國僧衆多修梵行復有一衆而修禪觀自有一等而善術誓彼三衆等悉赴王會時

衆食已王白前事問諸智者今此苾
中我常行道於此淨地而湧一塔未
至高廣人不能動我欲將彼就此宮
殿置於高處而供養之一衆智者誰
能爲我移得此塔就其宮殿是時會
中有一智者善明呪誓白大王曰我
當移得王曰便請尊者尒時術師即
於王舍請一大物衆不能舉我且試之

然移此塔王曰我有殿前銀山高廣極
重今此力士非論一百二百三四五
百悉不能出此山入地深至水際昔時
鑄作將鎮此殿師有力故一任出之尒
時術者即作其法以手結印用按于地
即舉左手而曲其肱高聲喝咄未至
食頃其山漸動舉衆皆見颾然而出
三衆歡喜無不欣訝王見是已其心

豁然讚言善哉壯哉其力如此何憂移塔尒時術師即至塔所見塔伍小心不敬重又曰此是小小何足其力王曰便命術者而爲移塔尒時術師即就塔邊以手欲舉其塔安然都不能動術師却後七步便作前法先喝一聲牙齒墮落其術師自不覺知又喝一聲

眉毛亦落其此術者上未覺知又喝一聲其鼻崩倒時諸大衆喚言且住術師即走東西南北又不遠去只在衆前大衆又喚術師術師且來此座何用亂走術師叫曰諸人等復在何處而不出來救我之命三衆共起向前捉之悉捉不住尒時大王既見是已即命五百力士令捉術師如捉得住當厚與賞是

時力士同共向前便擬把捉悉被衝到
亦不可近其身如鐵把亦不住尒時大
王告大衆曰今此衆中誰能誡此我見
此事何由可當雖有身力亦不敢爲
是彼自顛倒爲是聖者所作爲是法
合如此爲是自失心力彼衆之中誰有
諳者當爲我誡令免任亂我所敬信
亦不害此當願依舊如前無異

寶林傳卷第四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三十張　恭字號

止三物
曰若人

(以上缺一紙)

（兩行下原殘）

胱皆爲此

具七事者前際後際悉能

刼中亦如眼見他心宿命從此而通

八解三明皆因始發欲近佛地方獲

菩提踏著六通便成羅漢是時王聞

深生信重問尊者曰師久修行善知

宿命又知奇事明前後際未審此塔

當是何佛我欲知識今請尊者而爲說之尊者曰今此一會衆賢非一願王見念當迴問彼尒時大王即從座起整頓衣服而請諸衆曰願諸衆等哀念我等有他心者而知昔事今此塔者當是何佛是何弟子而造此塔爲是何物之所成就伏願衆聖而爲解說尒時大衆一時起立合掌白王我等三

衆非見彼事願王迴信當請摩拏尊
者必當爲說又此摩拏尊者昔爲太
子時能戰百萬象佛已曾記之次當
二十二想此往勝事今覩非凡者願善
哀請故而當說之尒時大王却至尊
所而白前事具如上陳時摩拏羅曰
此衆諸聖咸悉知之故讓於我而令
爲說又曰今此塔者是我本師釋迦

如來七寶舍利塔也何以故尒時如來在王舍城東游行教化之次時有一童子年巳七歲名曰舍耶是時童子在河弄沙見世尊過手執金鉢入王舍城時此童子即以此沙如其餅想將奉世尊尒時世尊以鉢受之為尊感故化為金粟將供一衆而悉充

足爲獲此報而作輪王化一天下能使鬼衆悉伏宗仰即時童子身爲輪王心多暴燥虐損殘劣少少信故違犯多殺自此童子生於宫時有一大樹其葉鮮澤婆娑陰茯上有其子時放光明入至於下心即安樂其樹初生時與此太子同時而出太子登位年已四十時與音樂一切御衆每至於

樹在此樹下王即安樂若離此樹心不悅澤其本性中常好歆酒一度酒醉常損御衆三十五千所有行事皆背天地又作大地獄一十八所還像陰道如是行法乖治國土又於一日領諸嬪妃一千餘衆同至樹下以酒歆樂直至過度王便寢臥未至須臾有大風至王亦不知其風損樹花果

墜地良久之須其風靜巳王便睡覺
酒醉作怒云我蹔睡便損其樹此過
難捨而當殺之如是損衆又經千百
前後共損不知其數彼鐵輪國亦有
一僧名曰耶舍亦是菩薩而有六通
王雖知有不至深信又有一僧名曰
海意見王損衆而滿八萬海意念曰

今此王者前世舍耶遇我世尊而施沙故因此果報而獲王身若不救之當墮蠅蚰無有出期又曰此八萬衆而復狂死悉未得生爲王福感不可取之更待三白當必死矣尒時海意即作神通入彼地獄法者曰沙門何故而至於此海意曰我欲入鑊湯如何庇護法者曰此鑊湯中而無冷處

幸不入得尊者曰我有少病而欲入
之法者曰此湯若入骨肉俱盡斷其
根本非除病也尊者曰我為無明顛
倒皆由此病若得除本何由可論又
曰我為枉殺一切衆生今當合償前
後計衆近有八萬為歓酒故而悞殺
之當獲是報皆是我過非因汝事而
但放我令入鑊湯若得盡我惡業汝

亦利故法者曰我損於師天之不祐
爲無罪故非是過者若欲入鑊待我
奏王取王進止尊者曰然法者修表
以說前事奏上大王王聞大怒此妙
門者當識於我我不誅之受彼鈍故
即令處置何在於晩尒時法者而奉
敕旨依法處置令入鑊湯尒時海意

被拋鑊中其沸波湧不可近處尒時海意從鑊中心涌出蓮花高七多羅樹端然處座亦不損故法者奏曰奉敕處量比丘海意拋在鑊中都無有損又棄一花從鑊而舉高七多羅樹端然不動見在法所伏聽敕裁尒時大王聞說前事即與御衆同往觀之纔至彼所王一見已便致禮信廣發

大願而懺謝之尒時海意便被王請與耶舍比丘同止一寺時時禮覲而問之曰我昔作罪多不知數二尊方便令我懺悔又耶舍曰王昔所損近八萬衆宜可廣作諸大佛事方得勉之若不如此當作蠅蚋不可得度尒時大王告海意曰我有一樹與我同生其葉潤澤亦有其子子有光明

每至此樹心即安隱故乃名之阿育之樹我爲此樹忽爾凋殘醉悞損從亦有數千今遇尊者如何拯濟我所力及悉不惜之尒時海意告王曰王欲紾累無過造佛寶塔而用嚴飾檄于他土彼國見之當生希有而資捘福今亦有益王曰何物所造復高多

少并是幾所又安何處海意告曰宜
造八萬四千所用以七寶五寶爲粖
二寶銷鑄以爲一摸高一尺四寸若
此塔成其罪消滅當於後世又生梵
天非處於此尒時大王因樹立名爲
阿育阿育王者此土譯云無憂王也
尒時無憂王聞師所說心生歡喜悔
改前行即敕鬼衆并及御者而索七

寶便造此塔每一塔中置一垂鍾臧
佛舍利四面無門唯有四相如上已
說更不再舉王置功勳衆共辨彼不
久一白當得畢功尒時大王白耶舍
曰此塔巳成就畢當有八萬四千所
伏願二尊指示於我當安何處尒時
海意又告王曰其塔旣成請取鬼衆
八萬四千各持一塔而候耶舍尊者

而作神通其光盡處當下一塔其所下處皆是諸佛入滅處菩薩化度處羅漢神通處導師三昧處聖賢證果處修習禪定處此六上妙地而可安此塔尒時阿育王即敕鬼衆八萬四千至於會所各持一塔而候尊止尒時耶舍比丘即從座起用其左手五

指甲内忽放光明照曜天地其光道數八萬四千八方輝赫如日無異尒時摩拏羅告王得度日今此苑中於先世中曾有一僧名波羅迦於此證果後遷宮殿方飾于此今現此塔是其一數昔時育王所制也

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二十八

尒時西印度國王得度聞摩拏羅而

說昔事心自歎言即日時中虛度多世如盲摸象非辯處所我今有者咸悉昔福非是今日而能建立我此身者猶如夢幻終不堅實今遇尊者須投告之令此身心速寤先世所有業累當自殄滅即命太子冊立爲王而付國位致一大會廣施幡蓋多設寶座而命衆聖咸登此會王供養已便

投出家尒時摩拏尊者即與出家出家既已取一金鑪焚香告白云西印度天子得度投佛出家願尊憶持令至道果尒時空中而有聲曰汝度此王當不憂慮却後七日而獲羅漢師聞是說衆亦歡喜是時衆僧守王七日觀成證道當第七日有大風雨不

令雜衆在王宮室所有雜衆悉自不住直至午時王在道場合掌端座須臾之須猶如夢中又自坐睡夢見一人手長萬丈身處于座其座亦高垂手執果當令食之旣夢食畢地大振動王即寤覺心如日月覩見他國舉身輕利不似昨日信禮諸佛深自幸故得遇其事當何如之王出家已得

證道果獲阿羅漢得六神通即作神通而入三昧離彼宮殿別處幽閑即與尊者而共持論曰故知我昔未得證果時唯有彼國不知諸佛國土有若干種今此寤後却返觀彼至是微劣最小一國又曰其人未證果唯見彼及處今日證果後如日虛空住又人未寤時猶如一小蟻唯知窠穴測

更不知他土不信有諸邑唯人所到處其蟻未曾至悉言彼非有蟻中修行者後得為其人能見諸聚落亦復能往返此人行百里更遠不能至猶於果位中聲聞小通者為有罥脚疾遠行不能及聲聞多疑礙不得至菩提又有不能行人心亦不怯弱游諸

國土中已經千萬里若約於蟻衆如
我得神通我雖說向彼彼亦如夢中
衆生不信佛不知有佛國亦不信賢
聖如彼人世蟻蟻即遠不知其人悉
能到我今得神通佛土亦知悉一切
十方土無有不達者我今對人況猶
彼蟻中人我化諸有衆說向我證果
以游諸國土後衆心不信亦不入彼

意引此前事況猶若人中蟻又曰我觀此南閻浮提如一食盤於其中間數有八萬上中下等各有多少其上國者而有一萬中國者而有二萬下國者而有五萬此三等者大編其數於上國中自有三等於中國中亦有三等下國中亦有三等如九品法隨已修行盡得生彼尒時摩拏羅告得

度曰我欲化導至于他國有一智者
欲出于世得度曰尊者神力能應十
方此作神通何假就彼尒時摩拏羅
即以金鑪焚其寶香乃告月氏國鸖
勒那曰汝在彼國能化鸖衆道果當
至汝知之乎尒時鸖勒那比丘在月氏
國於一林中常念大品彼國國王名

曰寶印常供養此鸖勒那比丘此尊者常住此林經于九百常感鸖衆銜花獻之彼王請出此林而命宮中供養尒時尊者即順王意隨至宮殿㘴猶未久有一道香煙至于尊前鸖勒那謂王曰今此香至王可識不王曰此香是天信不鸖勒曰不是天信王曰是何香故而至于此鸖勒曰是西印

度摩拏羅尊者信至于此王曰此師者當是何人鸖勒曰是那提國王之子身有大力過去刧中曾遇婆羅樹王佛而與授記汝於賢刧之中當得爲祖導化無量次二十二王宜面西而作頂禮尒時大王合掌遙禮是時鸖勒即從座起整頓衣服面西而作禮尒時摩拏羅尊者與得度羅漢

言說法要之次忽然以手點地三下得度羅漢曰何以摩拏羅曰此是鸖勒望此作禮我以手按地而用荅之告羅漢曰我欲往彼而化導故此者得通而繼於我尒時尊者即作神通往于月氏是時鸖勒告寶印王曰師欲來也冝當迎之尒時大王即嚴四

兵而近千數又以象輦莊嚴一座王
與鶻勤俱乘一象同至西來末至于
逵當逢尊者同歸宮殿二俱禮信深
共瞻仰尒時鶻勤有一弟子名曰龍
子年二十二才名奇特師欲觀彼作
何智慧而足聰辯纔入定中悉不觀
見不能辯了尒時鶻勤即問尊者此
子先世曾爲何業於此今世而有智慧

我昔曾覲都不了見未明此子是何因緣尒時摩拏羅問鶴勒曰汝入定時觀于此世當得幾劫鶴勒曰我入於定當覲三世摩拏羅告曰此龍子者非在三世之內而修功德鶴勒曰於何世中摩拏羅曰此龍子者於第五減劫中而於妙喜國土生婆羅門家有一伽藍新鑄一鍾可重一萬彼

子長大善採栴檀見鍾既成而奉一揵以充撾擊而施鍾者已獲菩提於三世彼子施揵感於因緣聰明獲於五刧非是三世之内而能辯之尒時鶴勒聞辯其事心生信慕而欲奉延依從事之問尊者摩拏羅曰我於昔刧曾在何土以何因緣而感鶴故我久

觀察亦不明了伏願尊者爲我說此因緣而今得知尒時摩拏羅告鶴勒曰汝先世第四劫中曾爲比丘有大福德心通至理廣演言教化度一切雖神通故而無宿命每將弟子一百二百常受供養尒時大海有一龍王請汝供養汝作神力獨自往彼尒時弟子各自念言其師往彼何當不歸汝在

龍宮亦知弟子思念即於龍宮受供養已却作神通至于本座時諸弟子忽然見師却歸本座諸弟子曰師前往何所又至誰舍未至須臾還來本位師曰我至龍宮當受供養諸弟子曰師當後去我亦隨彼尒時龍王復命尊者時諸弟子欲擬隨往師曰今此齋者非汝所食諸弟子等第相謂

曰師常說法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云
何獨往而彼食之尒時尊者却歸本
座便入禪定觀諸弟子有大福德消
彼龍宮供養得不於彼定中無有一
人可消此食師出定已默然不說又
於一日龍王自來至師座前復請供
養時諸弟子便欲隨往師曰汝等諸

人不用隨我我念汝故故不將汝諸弟子曰師不念我我不隨師師既念我我即合去尒時尊者即領弟子同赴此會餅食充足亦無諸患此諸弟子雖無諸患爲師蔭故當獲如是師後滅度巳當生諸國隨所福業而生勝處其諸弟子爲受此食經于五刧不得爲人常生鳥中今此巡受當作此鶴共

會一林師巡勝處合生此土月氏之國婆羅門家而處此土常念大品人禽雖異各處一途爲昔業故而當再會尒時鶴勒聞師說已殷重恭信心生悚慄乃告尊者曰我修何法當令鶴衆而得成人摩拏羅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尒時世尊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彼衆因汝悉得解脫汝受吾教而說偈言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是時鶴勒聞師法偈踊躍歡喜作禮圍繞頂戴奉持尒時摩拏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

為一泉而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說此偈已寂然不動尒時大衆號慟攀戀共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十主桓帝十八年乙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

尒時鶴勒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千勝母號金光尒時千勝長者

在于彼國多有財帛其富無量雖有
財寶而無子息彼國之中有一金幢
所有人衆心有求者悉皆得遂幢上
有字以銀作之名爲七佛真幢彼千
勝長者爲無男女至于此幢而設供
養乃稽首日稽首七佛師我今求因
緣爲無子息故從尊丐一子尒時千
勝長者願是事巳却歸本舍謂金光

曰我於勝幢處供養七佛已發其一大願求丐一子息此母聞其事即以金鑪而焚寶香至心虔重忽於夜後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告金光曰我來也其母夢已當告千勝曰我於昨夜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去我來也

其父聞說心即歡喜告金光曰其夢
甚善必當有子從此夢巳身體安樂
無諸蓑患其家倩淨人悉好善往來
比丘時時至舍忽於一日有一三藏來
至此舍是時金光頭面作禮時三藏告
曰汝善保護勿令此子而有觸汙金
光曰我自懷來近經十月一身倩淨
合舍亦然金光又問三藏曰此子生後

有少福德不三藏曰此子福德不同
俗世多有財寶佛已授記爲大祖師
當度千衆演無上法利益七世得五
通果而具三明及八解脫此子先世第
四劫中曾於龍宮廣開法藏當須善
育而自保愛尒時金光十月滿足當
誕其子於此日中天花自落地現金
錢遍覆于路彼國使者聞奏於王王

自至彼觀其異瑞天花地錢王曰我
借此子將至宮內父母奉敕不敢違
製尒時大王將入宮內與諸婇女令
信養之時諸婇女有百千衆彼此爭
覔各欲養之其子分身徧百千女尒
時大王忽覔此子其諸婇女有百千
人各執一子而奉上王王曰我只一

子何有多許采女具白一一前說王日此諸子等都有百千我將來者為復何是諸采女等各言此是尒時童子化身徧宮延有百千本來身者而歸父舍尒時大王即啓告曰我今無太子欲收於汝故尒現多身者令我心不定汝有神通故當現却變化汝無神通者常作宮千子尒時大王言猶未

訖百千采女各於懷中所抱子處放
其光明有百千道瞥然不見更無一
子唯有眞者在父母處而自安養年
至七歲獨往諸處彼國有鬼號曰拘
羅每有人衆共相祭祀時彼童子而
至此處其鬼眞影悉自崩倒每自歎
日三界微薄多有邪鬼不遇一人而會
正法如是長大年二十二遇一尊者

而與出家又於羅漢山受戒此師唯教念大品經如是念經至三十年當遇摩拏尊者有信香煙而至月氏此縣致禮彼接手地彼欲降至此自覺知共王計會而往迎奉并問先世而悉了知致信爲師近侍接足得付法已獲五神通游化他國至于一刹名中印度

彼國有王名無畏海深信三寶而樂
說法欲識往事常靜思念鶻勒欲至彼
國王作一夢夢見日出照我身心於此
夢覺命大臣至而說此夢大目日王
此夢者必有聖賢不久入國尒時大王
即敕諸門有聖者來當須奏報尒時
鶻勒尊者與諸大衆同入此國　彼城
門者而當告奏王聞是已即出四兵嚴

諸衆輦如法奉迎至于殿所瞻仰作禮深自信慕尒時鶴勒尊者坐猶未久有二人至禮拜尊者卓然而立一人著緋一人著白尒時無畏大王心自念言此二何人不信於我尒時鶴勒尊者知王舉意怪此二人乃告大王曰識此二人不王曰未看師曰此是日月天子致信於我王曰云何識知師曰我於

昔刧曾生於彼而爲說法當因我度
生於日月之宮尊者言訖忽然不見
唯聞異香徧于國土王問師曰今此
日月約有幾許所生國土合有多少
師曰似此日月約有三千如彼國土
近有八萬王曰此諸國土爲復一時
爲復先後師曰於此數內而有三等

隨劫前後王曰此之三等復名之何
師曰名之六冥而有先後六冥者上
氣貫下下氣昇上四維交合名之六
冥六冥之中而有三等何等爲三大劫
之初四禪下降而爲田主亦曰大人
而姓刹利日月天子而興光明此爲最
初名之大劫其數國土前後有者共
計八萬四千用爲正數始分三等有

一處所上下四維其氣交貫唯四禪天獨能覩見同地諸界悉不知及亦不聞說何以故雖從天降而生刹利爲憧凡故而闕他心除此天見復有聖者羅漢而生人中爲化衆生者亦能知之六冥世界六冥三等一等六冥命壽千萬一等六冥命壽百萬一等六冥命壽十萬上壽千萬歲者其形神

頭龍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亦有男
女當後資歲中百萬歲者其形龍頭
人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亦有男女
漸漸資繼下十萬歲者其形人頭蛇
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滋茂繼續儒
童菩薩亦能辯此迦葉菩薩故以知
之釋迦如來無不見耳唯我小通悉

不遠見一城芥子未捻一顆尒時無畏大王聞師所說心開意解深知世界而有無量凡夫見淺悉不識知將謂此國諸所不及尒時鸖勒尊者即辭出宮而欲往化王曰尊者時降不爲猒離尊者曰我受王施當荅之是時尊者隨所行化有一弟子名龍子其此弟子兄弟二人兄名師子其次

龍子事於尊者經于七年至二十四
身已滅度乃告彼舍父母而令知委
尒時父母并與師子比丘同至師所
欲舉此弟將歸舍宅而安殯之衆共
舁舉悉不可動乃白尊者曰此子旣
亾我不能舉爲是何故當因致此尒
時尊者告師子比丘曰此非我咎當
因汝焉師子曰我有何故當不了知

請師爲說鸖勒告師子曰汝弟去後經于二年汝事婆羅門常學修定忽於夜靜心念龍子欲造功德汝師善塑塑得一佛爲汝弟故汝未莊嚴便經暗昧汝棄此像在於地下别置新者安乎座上汝今歸去收取地像安于座上其弟必舉更無再三尒時師子

比丘歸至舍所收得地像歸于座上即焚其香廣發其願禮信懺悔從此而巳却來師所共取其弟更不難舉當時歸舍而安葬畢尒時師子彼師亦亡心樂尊者來師鶴勒年二十五福德深遠才明絶世遇於尊者禮事爲師而問之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鶴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

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有用
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
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尒
時師子比丘聞師說法心開意朗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是時會中有一比
丘即從座起合掌恭信問鶴勒尊者
師既無我所勤久修功德而獲於宿
命合知我等衆有無諸福業師舉

右手指於東北告大衆曰見此氣不大衆曰不見師曰此是麁相尚由不見何況微細功德欲知他心宿命時師子比丘白師曰衆雖不見我適覩及師曰汝言覩見試說其相令吾知悉師子曰今此氣者其色如雪卓然上下而貫天地復有一氣其色如墨

有其五道攅通前氣如忉利掷曾
汝識此氣知于昔事及未來應不師
子曰我見此氣唯覩現在未來昔事
不能知悉尊者慈造為我解說師曰
吾滅度後五十年未此北天竺國而
有其難我今不說汝當後知尒時師
子比丘當自念言我師大惠深達其
事非我所及而不說之乃告師曰欲

詣諸方而徧參覲願師慈造當賜我
去鶴勒謂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擬
持此法將付於汝汝有深達當赴我
意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
眼藏付囑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化
國當有難形在汝身早須付授無令
斷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認得心性

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
說知尒時師子聞說法偈深生信重
而受教誨又問師曰我有何難復是
何業而致形害尊者語曰汝於先世
第五刼中作一白衣身多學業無不
解者汝於佛法亦少存意於諸學衆
皆得第一心常得便亦不踈失有一

白衣好設無遮大齋亦明佛法常修
善業汝赴此會與此無遮心復輕倨
不有彼士汝便致問彼士酬荅皆論
佛事不失聖意汝即攢難多有蹤失
不自思惟心有憤怒汝令隨侍之者
執其毒藥損此齋首唯此一事而未
還之探受福報經于四刧今世相逢
定是還還矣尒時師子比丘依師言教

頂戴奉持是時鸖勒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已却歸本座寂然滅度尒時大衆欲分舍利各自起塔臨闍維訖擬分舍利尒時鸖勒尊者現身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時衆聞偈更不敢分即於本處起塔供養時當後漢第十二主獻

寶林傳卷五

[illegible]

帝十九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 五明大集

尒時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自小聰辯多有智慧於彼國土有一婆羅門僧而為度脫少習禪定常好安靜兄弟二人悉入佛道其弟龍子尊先事鶴勒尊者得于七年彼

尊者從月氏國往其中印度其弟亦至纔到本國其弟亾化昔師子尊恩念此弟為瘞一佛未得莊嚴經于暗昧棄于在地别置新者後弟終没取其靈骸重如山岳悉不能動即白鸖勒尊者而問此事師即為說具在前文即舉其弟悉不為重將歸本舍而安葬之尒時師子師巴亾歿遂至尊

處依止禮拜而問學道當何用心鸛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比丘曰旣無用心爭作佛事鸛勒曰汝若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又告師子比丘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慎無令

斷滅汝若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彬在
於汝早須付授勿令斷絕介時師子
尊者受鸖勒言教戴奉依命而自重
信是時師子比丘得付法已身心安
樂隨所教化至于罽賓彼國之中有
一僧塔常多供養此塔中僧名波梨
迦先在世時有大福德智慧深遠常

習小觀而學禪定善巧通達辯才無
礙雖是一法而出五衆有學禪定有
學知見有學執相有學揩相有學不
語此五衆中各依本學皆得其意尒
時師子比丘至彼國中與此五衆而共
持論先與持不語衆而為說佛眞教
演波羅蜜誰教不語而禁佛耶又為
揩相者曰佛說威儀具足梵行清白

何於此相而爲捨耶又謂執相者曰佛
土清淨自在無著何於執相而定得
耶又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
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
耶尒時四衆悉被徵責皆悉杜嘿猶
有一衆多習禪定彼衆之中而有一
師名達磨達久近尊者波梨迦師深
達實相樂學禪定聞此四衆悉被徵

責而故來此欲難師子比丘尒時師子亦見來已謂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若也來此何曾習定達磨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來也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達磨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去其定常習師子

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達磨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瞖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磨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識物非搖動此定不是淨尒時達磨達即從座起禮拜師子

尊者云久受勤苦亦無所解今遇尊者如飢渴人得近天饌當賜依近而可得食是時師子尊者告達磨達曰彼諸衆等瞻仰仁者年德高厚今於此住當乘衆意尒時達磨達頭面作禮歡喜踊躍伏願尊者當賜敎誨師子告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又

日道無所得定無所證於諸相中悉
不能主行住自在無所計著酬因荅
果世所業報於此道中悉不如是若
言道者進之不先退之不後單之不
隻雙之不闕薄而不輕重而不厚汝
學於定其道相湊尒時達磨達聞師
說法心生恭信瞻仰尊者如巳父母

尒時師子尊者在彼國土之中說法度衆如殑伽沙是時國中有一長者生得一子名曰斯多年近二十左手之中拳似執物自生已來悉不曾開其父夜夢有神人令將此子送與師子毅豎此手其父覺已心自念言雖有一子手不具足若遇善者當從出家我不留悋尒時師子比丘在於座

上作是思惟我至此國近五十年無
一法器而成立者作是語已入定觀察
得寤昔事即出定曰有一童子不久
合至尒時長者即領其子依夢神語
借訪師子至于座前禮信尊者白其
前事令子事師尊者納受亦無所疑
告衆人曰汝等識此童子手中而有
何物衆人曰不惻尊者曰此童子手中

是一寶珠何以故我於先世之中曾
為比丘常念龍王經有一童子名曰
婆舍將隨諸處受其供養忽於一日
有一龍王請吾赴齋令此童子而隨
從之至彼齋畢龍惠一珠令彼童子
而收掌之我於一日當自滅度忘處
于事而生於此彼子後終手執其寶

心常孝順感于生此尒時尊者即令
婆舍童子汝便開手當過珠來尒時
婆舍童子即展其手當現一珠不失
前意尒時師子尊者即與出家當命
聖者而與受戒得度脫已師告曰汝
先名婆舍今字斯多汝莫別號統爲
一名名婆舍斯多又曰吾常觀察今
此國土當有魔起吾今年朽恐入涅

槃師預記我法在吾身必當形害又
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并僧伽梨衣付
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
教聽吾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
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又告曰汝
受此教傳於外國勿令斷滅彼若生
疑當巳吾衣用爲法信汝速出國莫

住於此尒時婆舍斯多言善哉善哉
躬受其教頂戴奉行時師子尊者付
法既已時罽賓國中有外道兄弟二
人隱山學術兄名魔月多弟名都落
遮落遮學法纔成啓兄言曰我欲馳
術盜入皇居作法變徒欲慕寶位兄
語曰汝若現身應須變相恐後究跡

悞累宗枝落遮既聞兄許即騁神術夜往帝宮化徒為僧覆思二事我法若成便昇寶位我術若敗過落沙門纔起此念神力不加宮巡覺而射之中箭悉皆墜地而死宮官聞奏北天王彌羅崛云有數百沙門夜後作法入宮遇宮巡使揔皆射落尒時北天大王極甚驚怒此事非輕不可容捨順

遵善事宗信如天逆惡生殞不疑之地朕虔崇釋教將為導師何期沙門亂我宮國古來塔寺多載怪徵詭見道人捴須歐滅王乃邪見熾盛破壞寺塔殺害衆僧每加惡言謗毀正法時師子尊者數告衆僧曰王有惡念必當為我等輩而無利益諸人聞師子語遂欲移尊者隱山師曰吾觀蘊

空故不逝耳後北天王彌羅崛果杖
劔而來至師子所問曰師所得法豈
不無相耶師今得不荅云已得王曰
既得無相生死有懼不荅已離生死
王曰既離生死計應無懼可施我頭
師曰身非我有何況於頭王即舉利
劔斷師子首斷已無血白乳涌出舉

高一丈其王右臂忽然自落王便驚
怖悔過邪見時有太子名曰光首見
父如此心大憂怖乃問諸臣設何方
便救得父王時群臣曰當在聖言太
子曰若有智者能觀察故知我父王
以何業故至于此地尒時北天王後至
七日當爾命終時當此土前魏第三
主少帝己卯之歲入涅槃也

師子弟子章攢師統引品第三十一此下一章魏支彊梁攘三藏續法記

尒時北天罽賓國王有一太子名曰光首見王崩化心即驚寤當自念言我王何故而有此報彼至小國無有大智爲我觀察令知昔由是時太子即出一教詔諸智者同會于殿是時有一仙人止于象白山間有此詔當自往王宮殿云我善智者而聞命故特至

於此太子見已生信重問大仙曰父
王何因縁而致崩于此此國有智者
名曰師子尊在此五十年忽爾被王
殺此師無他故不省有過誤願仙觀
察知今我心安報尒時仙人告太子
曰此是先世業非因今日造太子善
諦聽當爲廣宣說尒時父王曾於先

世第五刧中好爲無遮齋頭此師子者當於此時作一白衣多聞智慧領徒衆至于會上心生輕慢尒時齋主即至會中此白衣與齋主言論多有疏失齋主荅應皆合大理亦不失次衆人共笑云此無理此白衣人心多勇健於諸言論悉得第一忽於此日而失其便即令從者寄持毒藥損此

齋主尒時齋主尋被此藥悶絶而卒
此白衣者經于四刧彼福壯故諸患
羸弱且受福報今此果熟而來還債
齋主福報當合為王彼道業成而為
師子今此相會而酬宿因非是今生
斬新造得尒時光首太子聞說昔事
心即崇重為王作福廣設檀施又捨
玉石而與尊者起塔供養光首太子

重賜仙人金銀玉帛是時仙人不受
一物即告太子去歸本山仙人語光
首太子曰深生信敬不久即位當得
爲王名光首尊太子作禮送出宮門
尒時達磨達是罽賓國人也與師子
尊者道德並興因師子尊者破彼五
衆其師自至欲與師子尊者徵責其

義經于數疊悉不得勝心自賓伏依
從侍覲彼達磨達是北天七萬七千
羅漢之上座也英俊當時五天獨秀
師資相受都計三代自有二十二人
此達磨達下有二弟子一名因陀羅
摩二名瞿羅忌利婆此上二師是達
磨達親承弟子二人共造毗婆沙論
現行於世故不錄焉此達磨達遷化

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時癸未之歲也此因陁羅摩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二年己卯之歲也此瞿羅忌利婆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十年丁未之歲也此因陁羅摩者有四親承弟子第一者名達磨尸利帝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壬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那伽難提當此土廢帝時癸

酉之歲滅度第三者名破樓求多羅
當此土東晉第五主穆帝時辛酉之
歲滅度第四者名波羅婆提當此土
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庚午之歲滅
度此上四人並是因陀羅摩親承弟
子也此瞿羅忌利婆有二弟子第
一者名婆羅跋摩當此土東晉第九

主武帝時壬午之歲滅度第二者名
僧伽羅叉此師作禪經數千偈五百
羅漢之上首也當此土東晉第七王
廢帝癸酉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
瞿羅忌利婆親承弟子也前達磨尸
利帝有二弟子第一名摩帝隸披羅
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元嘉八年辛
未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訶利跋茂

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十二年乙亥
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達磨尸利
帝親承弟子也前破樓求多羅者有
三弟子第一者名和修盤頭當此土
宋第二主少帝景平二年甲子之歲
滅度第二者名達磨訶帝當此土宋
文帝時四年戊辰之歲滅度第三者
名擯陀夜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

丙寅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破樓求
多羅親承弟子前婆羅䟦摩者有三
弟子第一者名勒那多羅當此土東
晉安帝時丁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
盤頭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
之歲滅度第三者名婆羅婆多當此
土宋文帝十八年壬午之歲滅度此

上三師並是婆羅䟦摩親承弟子也
前僧伽羅叉者有五弟子第一者名
毗舍延羅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
帝丁巳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毗樓
羅多摩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時癸
亥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毗栗蕙多羅
當此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之歲
滅度第四者名憂波羶䭾當此土宋

文帝十年癸酉之歲滅度第五者名婆難提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時乙卯之歲滅度此上五師並是僧伽羅叉親承弟子此上并達磨達四代共有二十二師尒時迦葉爲首直下血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師名爲正祖自達磨達下二十二人自爲一枝於罽賓國中王化爲有難後隱于罽

賓南象白山葱塗源經得一百後中
天竺國支彊梁樓游北天至罽賓國
南届葱塗源尋象白山忽見一僧居
一茨室有二弟子親承事之即是因
陀羅摩瞿羅忌利婆也三藏向前致
禮問曰和上於此山中經多少歲復名
云何是誰弟子達磨達荅曰是北天

竺人因彌羅崛王起難方隱玆山自
從此居已經一百年朽衰邁行不堪
任本師波梨迦次依師子任三藏又
問曰某乙昔聞師子否逮於此特訪
其由五教興衰爲是禪是律達磨達
荅曰自調御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
持大乘心印如是相付至師子大尊
見授命衣法正任其嗣者則有南天

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兒名曰
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在日傳付
衣法令逮往南天唯此同學賑物利
生是傳師教此三藏既蒙師說則知
其由云某某昔届南天早覲婆舍今
覲尊語實無誤焉便辭達磨達而
來震且至于雒陽住白馬寺當前魏
第五主常道卿公諱奐字景明丙无

元年辛巳之歲去師子遷化時經于二載方降此土即當此時也此常道鄉公燕王彭祖之子雖在其位不蒙其志不稱天子常自謙讓又叔少帝齊王一歲登位至年十六讓位與定王霖子定王霖子懼司馬昭不敢稱王號高貴鄉公在位六年年二十薨雖

有六年之位少帝助之治化不顯其
謀前常道卿公便次于後而座四年
亦讓少帝不敢自尊此二公登位如
攝國朝非帝名也尒時支疆梁樓在
白馬寺此常道卿公曾至禮覲閣於
國壽後當永不三藏讖曰二公賴虛
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穫
不措常道卿曰此言甚善必無累矣

作禮辭去三藏又曰一一人好去兩
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
是時常道卿公即歸宮內告諸王子
說此前事悉不能惻自茲已還經于
四載前魏絕嗣乙酉之歲司馬炎登
位稱于西晉河內人也即是司馬昭
之子也改爲太始元年是時晉魏之
間名僧二人三藏四人悉會此處共

譯經一十三部以爲魏朝經錄矣并
括祖師遷化年代共詳本事僉于此
名僧二人者一名曇柯二名白延三
藏四人一名支疆梁接二名安法賢
三名曇諦四名康僧鎧此上六人並
通聖矣

寶林傳卷第五